

歸震川先生全集

和16
198
6



紅
門
198
卷
6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三

壽序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陳疇子行之赴試也其姑之夫吏部朱君寔官南曹
亟稱子行之文已而果中魁選子行不以有司之取
者為榮而以君之知之者為德是年冬十月某日君
之誕辰留都士大夫咸為之壽於是子行歸而乞言
于予予昔讀書萬峯山中萬峯蓋君之所以自號者
其山下瞰具區倚拔水際西南七十二峯矗立於蒼
波浩渺之間中有高堂古木橘柚千章梅竹茶茗崇



岡連被問之知其爲君之圃而頗訝主人之不來者
幾年矣然留都曹務清簡士大夫閉門高臥之外相
與遊覽賦詩又稱觴爲壽此布衣野老之所樂者而
仕宦者兼而有之其不亦多乎此士大夫所以樂爲
君壽者也而予又有感於子行之言夫科舉取士不
能不爲一定之品式而亦非品式之所能拘也俗人
僥倖於一日之獲其於文義尚有不能知者囂囂然
自謂已能欲以規繩天下豪傑之士亦可恥矣昔五
代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
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憚口予少舉進士登科
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
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聞者多其知體
歐陽永叔特以此一事爲釋立傳今君之於子行要
爲有得於歐陽子之所云者予故特書之且以爲壽

顧南巖先生壽序

夫富貴壽三者天地龐厚之氣之所積也其來也恆
參差而不齊而人之值之也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
之親血脉氣息之相屬可以言語教戒而同者而唯
是三者爲不可期有厚于富而薄于貴與壽有厚于
貴而薄于富與壽有厚于壽而薄于富與貴有厚于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富與貴而薄于壽有厚于富與壽而薄于貴有厚于
貴與壽而薄于富有聚焉有散焉有平均以等授焉
時其平均也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不壽時
其散也而皆貧皆賤皆不壽時其聚也而皆貴皆富
皆壽此造化之微倏忽遷徙以此鼓舞人世而世迺
以有心者窺之憧憧焉疑其既往而意其方來此余
之所未喻也若吾崑顧氏之盛殆所謂時其聚者邪
自大宗伯以文章魁天下將躋台鼎其餘橫金衣緋
者尚二三人崑之言貴者必曰顧氏甲第連埒宗親
子弟被服華綺千人聚食崑之言富者必曰顧氏自
桂軒先生以耆年爲鄉邦之望其後壽考世有其人
崑之言壽者亦必曰顧氏今南巖先生以桂軒之孫
宗伯從子少膺鄉薦甫倅南昌飄然賦歸來之辭不
謂之不貴優游于亭館花木之間不謂之不富安居
暇食不親藥餌不習導引不謂之不壽夫是三者所
謂不可期也而聚于一家又聚于一人之身斯亦難
矣余未嘗通介紹于先生然嘗聞其賢而私心識之
間獨竊嘆以爲先生藉家世之盛而又三者參會夫
人子之于親苟唯布褐菽水以爲養雖有顏淵之仁
曾參之志亦當不能無缺然之意有如先生者乃夫

人所願于其親而不可得者也于是可以壽矣今年先生壽七十邑學諸生成往爲賀俾余敘之余惟桂軒先生與高大父爲延齡會世通姻好高大父壽八十五作高元嘉慶堂大宗伯實爲之記則余于先生之文亦何可辭也

同州通判許半齋壽序

予居鄉無事好從長老問邑中族姓能世其家業傳子孫至六七世者殆不能十數世其家業傳子孫綿延不絕又能光大之者十無三四焉若許氏之世吾能言之自其先諱慶賜者從嘉定稍徙至崑山實生文衡文衡之子曰德芳比再世以勤嗇致富而子弟皆知修學好禮其子鵬遠以賑饑出粟授承事郎而從子鴻高由太學上舍歷官平定州同知承事生思耐翁爲京所吏目而同州君則思耐翁之子也亦自上舍選倅名州致政家居久之而其子伯雲以進士釋褐爲分宜令方著聲跡有遠大之期蓋自國初至於今許氏之居於鄉者其名可數耕有田藝有圃居有屋廬其老者鄉里社會飲酒伏臘未嘗不在享承平之福者垂百年而將大發於伯雲所謂能世其家業光而大之者非耶同州君爲人儻善自娛戲官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古馮翊西華之地然不能爲吏繩束一旦拂衣歸從
布衣野老陸博投壺擁女子鼓琴鳴瑟酣宴竟日自
伯雲不爲官時常自樂也然今之時與許氏之上世
異矣使伯雲不爲官寧能使其親係有其樂耶同州
君雖善自娛非其子之爲官寧終能有以自樂耶鄉
人是以爲君榮而以伯雲爲能養志也嘉靖丙辰月
日爲君之誕辰蓋甲子一週矣時伯雲自分宜入覲
予與同縣之士試於南宮者若而人與伯雲俱會於
闕下比覲罷還而伯雲亦以便道歸省衆謂予不可
無紀而沈成甫戴與政來致其請予謂吾等方從君
有鄉社之樂而伯雲回首有白雲之感旣爲之賀因
稱養志之義以慰之云

龔裕州壽序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能必壽哉以其能靜而得
壽之理也人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爲角夫
苟役役然馳騁眩驚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
重若是者雖至黃耆其道促矣夫苟不役役然馳騁
眩驚於富貴之塗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
至黃耆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
家富田宅有封侯之奉銀朱黼績之華未始異於世

而得園綺之高焉溫淳甘臙醲肥厚之養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適焉環湖而居魚鳥上下田夫野老哥呼而笑傲當郡邑喧囂之間而得武陵桃源之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靜而壽之理歟予之內弟溫甫與先生世通姻好來請予文爲祝予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奚以文爲至論先生迺可以著之於文而爲壽者也書以歸之

徐封君七十壽序

余往來嘉定與其賢者遊而識子言於是時固已奇其文每言之於人因遂識東樓翁慷慨樂易人也已而子言舉京兆計偕北上翁實携之以行余時遇於彭城遂於僦車共茵而載歷齊魯燕趙二千餘里走風雪塵埃中懽然忘其行役之疲余蓋察知翁父子有福德享富貴者也其後子言登第以天官屬直內閣尋改大宗伯屬領祠事余至京師每見輒嘆其議論之進是時天子隆郊祀之禮子言殆所謂侍祠神語能究觀方士祠官之說者矣至語及其職事未嘗不有志於古之守道以守官者也而東樓翁居家日治園圃亭榭與士大夫飲酒爲樂子言間迎至京

師則諸公貴人日來懽宴退而莫不嘆翁之賢而又稱其有子已又得誥命推封旣貴顯矣然子言在部曹鬱有清望議者以爲蘭臺秘閣之選頃以外補爲郡莫不惜之會東樓翁方七十子言將之荊州過家上壽以余遊其父子間相知之素屬使爲序夫子知子言有不釋然於此行者矣然以方剛之年出粉署爲二千石得歸榮其親於人子之願殆未易得也吳中士大夫登朝者不爲不盛然能追祿養少矣已迨祿養而至大官益少今惟長洲錢工部德徵位至九列海虞嚴學士敏卿爲館閣而二公之親皆康強無恙得封如其子之官此不獨吳中所無而世亦未之多見今以子言之年與其才望名位豈在二公之後余以是知東樓翁之福祿蓋未艾也子言能自馳騁於文辭其於江山故宅雲雨荒臺之間必能追蹤屈宋而上之爲南陔白華之篇以抒其仁孝之心余之朽拙何能爲役猥以斯序見屬媿而不敢辭云

葛封君六十壽序

古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常患于不能兼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爲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

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離于其側其志樂也至王介甫則又以為祿與位庸夫鄙人之所待以為榮也賢者道弼於中而祿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為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二公之言各有所重而不免於偏使為子者有所得以歸榮其父母而無離憂具道藝之美而有祿與位以為父母壽豈非夫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者蓋致恨於彼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葛君理卿辭其親試京師有司奇其文欲寘之第一遂舉進士上第所謂弼於中而祿於外者矣國家之制進士釋褐觀政諸曹其祿秩比七品可謂有祿與位矣君在京師逾年賜告還家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離憂者矣君之尊人虛潛翁少在隴畝淳朴無外慕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為有所加獨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為樂也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所激而發使遇虛潛翁父子其於為人父母與為人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君登丙辰進士以明年四月來歸至某月日為翁誕辰翁於是年六十有三友人趙君元和張君子忠輩若干人皆往歲與君同試南宮者也榮君之還徵余文為虛潛翁壽余謂如翁者韓退之王介甫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八
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賀矣

柳州計先生壽序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江山奇勝爲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刺柳州乃作囚山賦觀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于此而子厚特以謫徙久不得召有怏鬱無聊之志宜其爲言如是然其于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遊者殆不下于桂山而所謂靈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于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爲進士者皆以柳子爲師其承子厚指授爲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粵之間來任中朝者柳州尤盛又非若子厚之時之比其爲山川愈益增重惜乎柳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計君坤亨以乙榜進士來教崑山學者嚮仰之餘間從問其山水之奇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獲觀遊焉君父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調倅潮陽未及上最卽掛冠歸其鄉構一亭日吟咏其中而孝友清節爲柳人所稱余不知先生之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其憑空

拒江衆山橫環海霞島霧條忽萬變者如一日也嘉靖癸亥孟冬適先生降生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衡鴈之感諸生某某爲之遙致祝壽之詞而求序於余余文乏芬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不無媿云

甯封君八十壽序

凡同舉於鄉及同舉於南宮者皆有兄弟之好其喜而爲之相慶固宜况爲其親者則猶吾親也推敬老之義夫人皆近於親而况於爲吾兄弟之親乎嘉靖乙丑天下士對策於皇極殿前同賜第者三百九十有四人而廣德甯鈞大受之尊府於是年年八十諸同年會於大受之邸遙致其祝蓋吾同榜之爲其親壽者自大受之尊府始今制舉于鄉與進士未及一等耳而世以進士爲榮未第於南宮儼然猶諸生也不特人之情爲然雖其父母之情亦然大受之尊府翁於前是科以其數試不第亦已厭其爲舉子矣臨行戒之就選是年大受落第而銓部頗通乞請大受不欲也復以舉子還翁殊不喜曰吾春秋高汝雖不爲進士且得一官烏紗角帶以歸吾卽瞑目但見子之爲官不以子爲舉子也卽他日爲進士吾瞑目後

但知子爲舉子不知子爲進士也大受受教跼蹐不知所爲今年大受登第而翁適及耄年可謂能見子之爲進士矣以翁之情如此則大受所以自欣慰者何如諸同年之所以爲賀者其容已乎翁天性孝友侷儻有大畧鄉里敬服之有紛爭者就之一言而決退莫不帖然嘗爲大第燬於火又爲之加大亦非世之沒溺於名利者卽其欲子之爲官蓋其爲人風槩如此因爲序之使之持至廣德以爲翁壽翁又見諸進士爲翁壽而喜也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菴君在吳旣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菴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締永約孫應春迎君還蓀田將聚族而爲君壽壻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於是謁予請所以爲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爲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倚頓之鹽鳥課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瑋瑁果布之珍

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穀擁趙女鳴琴跼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黟歙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爲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爲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飫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爲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張曾菴七十壽序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爲限然修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數之長者百歲爲老矣彭祖之百歲豈非

嬰稚之時耶得數之短者歲月爲稚矣殤子之歲月豈非垂老之時耶予畸窮於世故嘗居閭里間從先生長者遊自少識張曾菴先生白晢而豐頤美鬚髯蓋先生是時年已五十容甚少也又十年先生六十其氣完其容無異於初見之時不知十年之加也今年先生年七十亦無耆老之色其美鬚髯髮漆黑自若也先生未嘗知世所謂服食煉形之法而得數之長如此則今之七十者亦猶嬰稚之時耶吾吳中之俗尤重生辰自五十以往當其生辰卽爲壽前年生猶爲博士弟子激昂蹈厲諸少年莫敢摧其鋒雖諸少年亦以爲先生少故無爲先生壽者今先生忽自謝其博士而老於家其高第弟子某乃往爲先生壽壽已則相與求予之一言以序其事噫子之先生未可以壽也子之先生讀聖人之書自以爲得其蘊每酒酣輒爲人說書意掀髯指畫左右顧視旁若無人當世宿學莫能難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規人之過至於泣下豈非所謂直道君子者哉往予至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黃金絡前後呵擁其人白晢豐頤美鬚髯儼然子之先生也歎曰何其類吾鄉之張子也張子六舉於鄉而今猶布褐而趨于博士之庭雖

然今十餘年矣不知其人果安在而子之先生所自得者何如也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爲哉皆曰善請遂書之繼自今歲歲爲先生壽必誦子之言矣

晉其大六十壽序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惑也愛而惑焉而欲其生惑也愛而不惑焉而欲其生情也吉蠲爲饗是用孝享禴祠蒸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欲其萬壽耶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命非欲其祈天永命耶此愛之而欲其生者也然古之人無有以虛辭說人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貴壽考康寧天也人皆歸之於天箕子獨以爲人之所錫固以冥冥之中茫茫之表無所謂天者人貴之則貴人富之則富人欲其壽考康寧則壽考康寧此祈天永命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天精矣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爲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汝三焉武王之壽文王之所錫也晉君年六十予之仲弟爲君之子壻而君之子日亨以姨之子從予學皆來請予爲壽夫欲君之生者多矣不若君之壻雖然又不若君之子以君之

子壽君君其有不益壽者乎予有愛子之戚方與日
亨論洪範之義以文王能與武王之壽厚自責以爲
不慈之極故以孝子期日亨必能壽君也已抑予少
有四方之志旣年長無用於世常欲與親知故舊歲
時伏臘間遣往還飲酒社會務盡其歡康強壽考皆
在百歲之外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隨爲太平之不遇
人而邇來屏跡荒江足不履戶外田夫野老罕見其
面君與子有連亦曠歲不見忽忽不意君便爲六十
歲人也君壽宜賀而予精神恍然疑彼兩髦泛泛其
景益不復知有生人之樂矣旣勉強爲日亨書之又
爲謝所以不能往賀之意

濬用魏君五十壽序

余始爲魏氏諸倩而濬甫年小於予時尚垂髫見余
握手甚親及濬甫自真義遊學城中時時來過其女
兄卽留飲相懽也當是時恭簡公家居講道四方學
者多聚星溪之上公於其家子弟尤所屬意而吾舅
光祿公闢家塾延致名儒濬甫遵矩矱無所失而於
進士之業皆能工習濬甫升太學一再試秋闈見罷
遂不復往而獨顯教其子今二子學皆已成庶幾可
以紹恭簡公之業濬甫年未至而輒已余嘗歎惜之

景川先生集卷十三
明年爲嘉靖四十一年濬甫年五十以正月二日爲
初度之辰其子壻沈堯俞以余計偕北上先期請余
文爲壽至期張設之蓋以余最親又知之深也然余
見濬甫之少又見其子之成立又老而爲壽而吾舅
姑與濬甫之女兒已隔異世則余之所感多矣度濬
甫華堂燕坐子倩奉觴賓朋雜沓笙歌滿耳則余方
孤舟栖泊於江淮之間自此蒙霧露凌霜雪又三千
里持空然無有之軀欲以獻吾君豈不愧濬甫而欲
爲濬甫可得耶古者五十曰艾服官政又十年始爵
命爲大夫則士之效用於世任天下之事者適濬甫
之年而濬甫苟自安逸非恭簡公之教漢李固薦樊
英黃瓊云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可
備顧問則老成之人實國家之所須重年少而忽耆
老豈世道之福耶余以是惜濬甫之自止而又以歎
余之無所用而不知止也是爲序
周秋汀八十壽序
吾崑秋汀周先生今年壽八十鄉大夫士多爲歌詩
文章祝之先生之子通判君設廣席大會賓客余輩
九人者辱交先生父子間得坐下坐目瞻盛舉心竊
慕之客有洗爵壽先生者問曰先生之壽有道乎先

生曰有老子曰逸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蓋造化鈞畀萬物小大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則心泰泰則百疾不作故壽愚者弗察覬覦生焉得失觸焉心擾而害隨之惡乎壽故吾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薄用敝廬足於陶朱見人之貴不侈其爵而青氈絳帳榮於金紫見人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放懷歌舞老焉益壯若將終身吾不知有餘在人不足在我嬉嬉然若與得意者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余笑曰達哉先生之論也其有得了莊子逍遙之旨乎哉其曰大鵬萬里鷦鷯一枝各適其適不相企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累絕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是故壽於人則爲彭祖壽於物則爲大椿達者能得之則先生其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爲逍遙公可乎先生聞之喜卒爵而歌頽然就醉余因拾問答之辭合而爲序

周翁七十壽序

周翁予弟子建之內祖也歲己亥翁年七十十月某日爲其生辰子建傳其舅之意請予爲序翁之先自嘉定白鶴村徙居崑山之蔡婆渡其族之貴者曰僉憲君別居城中人猶呼僉憲爲渡船周家云翁饒于

賞中更官府科徭能勤苦自力凡再殖其家自上世高曾以來率不踰下壽翁得年如此而未艾非意之所望此其子孫姻戚所以尤慶之深也予爲序之云爾因與子建論以爲壽者人子之所欲得之於其親不待形之言而古之人無有以爲文者至於詩人祝頌之語始曰眉壽曰壽考曰萬年曰萬壽云者亦因其德之所取而致其愛慕無已之情無有專以爲壽之文者也宋之季年始以詩詞儷語相投贈及今世更益以所謂序者計其所述不過謂其生于世幾年而至累數百言不止不知此何用者也而壽者之家其又必須此不得不以爲樂也豈真有求於古之文哉以是爲古文而已矣凡今世之務侈其名而不要於理多此類子建志乎古者予是以及之蓋予之序可無作而予言不可廢也

戴素庵先生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弟子之爲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偃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

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
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
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
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遭危
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
爲歡蓋龔氏之居枕傀儡蕩遡蕩而北重湖相襲汗
漫沉浸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
以過之西野旣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
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旣逝先
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
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
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壻也命予以文爲
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
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
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
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奧怡然湖水之濱
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
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張翁八十壽序

張翁居崑山之大慈予嘗自安亭入郡數經其地有

雙洋蕩多美田翁以力耕致饒足而兄弟友愛不肯
析居殖私財時時入城從縉紳先生遊樂飲連日夜
而後歸士大夫愛尚其風流其伯子子振事翁尤謹
嘉靖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翁生之日也於是
年八十子振將爲宴會召其親戚故人以爲翁壽而
予友盛徵伯任允恭游翁父子間子振因二君請予
文序之予嘗論士大夫不講於譜牒而閭閻之子一
日而富貴自相誇尚以爲門閥吾吳中無百年之家
久矣崑山車溪之張氏其源甚遠予家有故牒譜其
世次而范文正公爲當世名臣宰相家然自監獄公
以下相爲婚姻者凡十有四人而與宋宗室婚者一
人其科第仕宦不絕於世亦往往爲神以食於其土
自宋皇慶間始占名數於崑山至於國朝天順成化
之間幾二十餘世四百年而不改其舊故承事郎夏
公娶於張爲夏太常之冢婦實生吾祖母予少時猶
及聞張氏之盛也蓋至於今而車溪之張日以浸微
而翁始居大慈豈所謂有媯之後將育於姜者類有
數耶予每至車溪停舟而問之百圍之木數頃之宅
里人猶能指其處焉若翁者人亦不復知其車溪之
張氏矣予以故家大族德厚源遠能自振於式微之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後又以吾祖母之外家尚有存者而喜翁之壽而康也故不辭而序之

孫君六十壽序

孫君以弘治七年甲寅十月十二日爲誕生之辰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於是年六十矣其子某爲徐氏婿徐某方受學于予爲言其子之意以爲飲酒宴會未足以爲親懽必求予之文予謂文者道事實而已其義可述而言足以爲教是以君子志之若君之壽使書之云生于世幾何年可乎從而頌禱之曰耆老曰耄曰耄日期頤可乎生於世幾何年是人之所同也自七十至于百年是人之所常有也雖然君子之爲情也近使其父母生於世幾何年自七十至於百年不亦爲人子者之所樂耶幽風之詩周公爲其君稱先王之業而道其幽國風土之舊其言不過耒耜蠶桑治田墾戶食瓜斷壺獻羔祭韭之微皆今世田野里俗之事又曰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曰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常十月歲將暮之日不過爲酒以介眉壽殺羔羊以稱其無疆之壽而已古之人其相與樂也以壽爲祝蓋使天下樂生而不厭此太平之美事也孫君自崑山稍徙郡

城頗以畜買致富天下承平歲久賦繁役重吳人以有田業累足屏息君能超然去其故而卽其所以爲安者故能及時以爲樂所居在闕闡都會之地而其子方儒服而從縉紳士大夫遊較之史所稱鄒魯之士去文學而趨利者異焉是則可書也已某又言君之孝友父歿後嫁其孤姊妹三人諸所爲多厚德以方論君壽事不盡述云

楊漸齋壽序

國家制州縣之官皆親民之職所以宣布天子惠養元元之意其取之不一途而選授必以才要使之人人自盡其力固不以其不任而苟試之也自進士之科重而天下之官不得其平矣夫委之以任而責其成當論其人之才不才與其事之治不治不當問其進士非進士也而今世則不然非有朝廷顯然一定之命而上下相習以爲是當然者非一日也天子重念遠方之民歲遣御史按行天下以周知其吏之賢否而御史所至汲汲于問其官之所自苟不肖也進士也必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陟者恆于是旣而罪跡暴著而加之罪罰矣猶若難之苟賢也非進士也必非其所改容而

禮貌之必非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黜者
恆于是旣而功實顯著而加之賞矣猶若難之是以
暴吏恣睢于民上莫能誰何而豪傑之士一不出於
此途則終身俛首無自奮之志間有卓然不顧於流
俗欲少行其意不勝其排沮屈抑逡巡而去者多矣
吾邑楊漸齋先生以鄉進士選調台州府推官先生
之考平陽君號爲有風烈而先生承家學少有令名
以先生之才宜不出於他人之下其于理冤釋滯寧
有不盡其心者而一與御史不合曾不得少安其位
也雖然于先生何媿先生今老於安亭年已七十賦
詩飲酒與田夫野老相追逐其樂豈有涯也余獨惜
夫天下而有遺才而習于所偏重者不覺其弊皆以
爲是當然而莫知所以救之豈非世之君子之責哉
先生以八月八日爲誕辰子弟有尚先生之外孫壻
也來索此文予之曾大父與平陽君同年交好而予
于先生亦在姻婭之末不得以不文辭然不敢爲漫
衍卑諂之談以爲世俗之文非所以事先生也

六母舅後江周翁壽序

有光少不能事先孺人迨外祖之春秋高又不能養
至今每念外家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先孺人同祖兄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第十有二人今皆以零謝而唯六母舅存隆慶二年
於是年八十矣當六母舅之生辰有光方會朝京師
不能從諸兄弟於其日爲壽其秋自吳興還閉門不
出者數月今將有邢臺之役而外家諸弟來告六母
舅之壽不可無子文也然河南兄之序美矣有光何
以復贅昔吾外曾祖世有惇德生丈夫子四人外祖
最少與諸伯祖並列第千墩浦之上屬時承平家給
人足兄弟怡怡然相樂也先皇帝之初諸祖相繼淪
謝而外祖最高年然皆苦徭賦蹙耗矣而河南兄以
進士起家則周氏之隆盛特加於前然同祖昆季多
不振惟鍾于本支中憲公以河南之貴受誥封而
六母舅亦有世業蓋四祖之家惟伯祖故第巋然獨
存至於今壽考者六母舅一人而已而子子夔年亦
六十有二尤能孝養吾外曾祖之子四人而外祖最
少最壽伯祖之子亦四人而六母舅最少亦最壽豈
亦有數然耶夫人生百年如旦暮此亦過者之論先
孺人長母舅一歲也以今追先孺人之世歲月遙遙
何其久也短促者旣如此而長永者又如彼百年之
內彭殤之數可同日而論哉有光亦何能無感也六
母舅居鄉鄉人有訟不之官府而之其廬其化服鄉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人有陳寔王烈之風雖河南兄之隆事諸父而以文稱之非謏者顧有光何以復贅然河南兄祝其八十今八十有一矣自八而一以至於無窮則吾文宜續河南之後者也

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于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于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

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荳齋云

前山邱翁壽序

吳郡太湖之別爲澱山湖湖水溢出爲千墩浦入于吳淞江當浦入江之處地名千墩環浦而居者無慮數千家而延福寺中浮圖矗立雲表舟行數里外望之儼然若有祥雲瑞氣浮之予少時之母家時過其下而浦上著姓往往能識之今其存者少矣而予弟某乃爲予言邱翁之壽云千墩有山名爲秦柱峯培塿小邱耳俗謂之山而在翁所居之前因以前山自號翁年五十餘卽付家事其子曰遊延福寺中與緇素之流爲方外之交每造精廬談笑飲酒而已家之有無不知也予未識邱翁想見之而愛其人以爲人生百年之內無可竟之事終於馳騫而無所止而翁以未老而傳雖其家事亦無所問况於人世之榮名乎使翁在公卿大夫之位寧肯冒寵利而不知休乎使翁得休處之地寧肯覬覦中朝求起廢而更進乎史稱萬石君歸老于家子孫爲小吏來謁必朝服見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之有過失爲便坐對案不食雖燕居必冠以孝謹聞
于郡國而陸賈家居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爲生
產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過其子給
酒食極歡兩人志操不同史皆稱之使邱翁貴顯於
世蓋陸生之徒也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翁六
十誕辰其姻黨因子弟來請其壽之文予固有感于
少時所熟遊處爲之慨然而又樂道其人故論而序
之

戚思訥壽序

戚思訥先生居城南隍壑斷岸間非車馬跡所至喧
囂之音隱隱水外而蕭然有林野之趣先生雅志離
俗儲藥於室藝菊於圃彈琴讀書集鄉村之子弟教
以揖讓容與應答灑掃彌老而不倦過其門歌誦之
聲鏘鏘也始吾祖爲社會先生在焉吾祖常稱戚先
生長者又于几案間見戚先生詩當是時余髮始垂
會中諸老皆已皤然今余年日長矣諸皤然者自若
也往往有及百年者而先生亦八十矣余是以深喜
諸公之難老而吾祖輩之多壽時道說之論者有以
爲富貴壽考天之所慳而兼有之爲難是以龐眉皓
髮之叟必在于山林泉石枯槁沉溺之間而華衣鼎

食厚享累積者多摧折於中年以余徵之殆非事實而要其理有不可誣者蓋物取多則焦然不寧有紛紜叢垢之集而無恬愉靜逸之休是不知旦暮之變寒暑之移而惴惴於百年之途者也譬諸飲食知味者希君子之言壽所以必歸之先生之徒歟先生之子學以才藝馳聲郡校將及于有司之薦彼夫忽焉而驟至者吾又知其不足以動先生矣

陸思軒壽序

子友季子昇與陸君思軒同學相善君於是年六十子昇屬予爲壽之文東吳之俗號爲淫侈然於養生之禮未能具也獨隆于爲壽人自五十以上每旬而加必於其誕之辰召其鄉里親戚爲盛會又有壽之文多至數十首張之壁間而來會者飲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間之文故文不必其佳凡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也予居是邑亦若刈禦寇之在鄭之鄙衆庶而已故凡來求文爲壽者常不拒逆其意以與之並馳于橫目二足之徒之間亦以見予之潦倒也雖然子昇之爲陸君豈泛而求之予亦豈泛而應之耶陸君居縣之華翔村往年太僕桐城趙子舉來崑山嘗至其地見其土田肥美江流環繞問知予家舊業而後

失之子舉力勸予復其故而未能也蓋吳淞江水灌
 漑之利為大華翔居江之要宋置新江驛於此新江
 即吳淞江古所謂婁江也雖然同學而異造同賈而
 異售同工而異巧同稼而異獲將存其人耳君居華
 翔獨以善穡稱歲不失其公家之奉而以其贏自給
 雖當師旅饑饉之年而寬然其有餘古所謂孝弟力
 田者也所謂善良敦樸者也所謂周于利凶年不能
 害者也子昇其以是取之與先是君之子豫卿謁選
 在京師求嚴學士敏卿之文以為壽煌煌乎玉堂金
 馬之制作鄉里有榮焉然嚴公之文所聞異辭欲道

君之實者宜有待于予言矣雖然予視君之貌尚少
 也則君今之為壽太蚤子昇之請亦太蚤姑以是倍
 之為百二十於是子昇來屬予文予可無辭而予與
 子昇陸君相與嘯歌田里以效華封人之祝鈔本作
 效華封
人祝今天子萬年之壽
 其可乎今從常本

東庄孫君七十壽序

昔孔氏之門尊屢空而下貨殖傳後之為史者訾之以
 貉者立至太史公乃為貨殖傳後之為史者訾之以
 為崇勢利而羨貧賤而吾以為不然彼以李陵之禍
 發憤有激而云爾故謂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

之德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以終其身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豈有輕於季次原憲而爲此言哉其稱袁盎斥安陵富人之語云公等日從數驕一旦緩急豈足恃乎天下攘攘皆爲利來蓋深嘆之也晉劉殷未遇時嘗乞貸於人輒云俟他日顯貴而以償汝其後殷果位至三公殷之負氣固高而爲之貸之者亦賢矣崑山爲縣在瀕海然其人時有能致富埒封君者近年以來稱賢者曰孫君孫君自其先人與尚書周康僖公有親公甚愛敬之其爲人誠篤用是能以致富饒至孫君尤甚故其業益大然恂恂如寒士邑之人士皆樂與之遊而有以緩急告者時能調恤之於是君年七十里之經爲壽者皆賢士大夫也而予友秦起仁又與之姻言於余以爲君非獨饒於貲且優於德也夫祝人之詞而稱其德古者謂之善頌禱若君者太史公猶將築道之予以是爲之序云

洞庵陸翁八十壽序

由吳之葑門東出皆湖蕩又東爲沉湖沉湖之東爲甫里余嘗泛湖中水波浩渺遙望西山如一抹湖上人家隱見烟雨中舟人指點故冢宰陸公之居在焉陸氏之來已久自冢宰公至于今百年間科名相繼

蓋水澤之隩區東南靈秀所發而鍾於其家至如山澤之癯含淳抱質如璞之玉若侗庵翁者尤難得也翁冢宰家子弟遊成均以舍選爲幕官其於市朝之跡未嘗不涉也而自幼至老不知世間有機事人以侗庵稱之蓋當其名云吾觀於翁而知天地太古之氣性情之理猶未盡散於亂惑之中使世多如翁者則朝廷之事清而有司之務寡矣翁夫婦兄弟皆高年三子鼎立而先是其孫舉於鄉而兩外孫亦同舉以此卜陸氏之後日昌而翁之福履日綏也甲子春十有三日爲翁八十之誕辰其壻張君具豆觴卽翁之所以爲壽因道翁之美而請余爲之序余少時嘗之虞山下老子之宮有檜蓋蕭梁時物也余始識翁於此是時翁年尚少同遊有三四人婆娑古檜之下相與太息以爲此樹自天監至今一千二十有八年來觀遊者不知幾世幾人也今同時遊者皆化去而翁獨高年壽考信知萬物之得於天其短長之相懸絕念之不能不撫然也不知何日常復從翁爲海虞之遊相與其數此檜至今又不知一千幾百年矣願因張君爲約翁其許我乎

望湖曹翁六十壽序

昔歐陽公稱連處士居應山應山之人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敬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鄉之有連公有所告依而生非有政令恩威而能使人如此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也余于曹翁亦云爾翁之先故爲大家翁少孤而其業圯翁克自振立撫教其子弟且舉于鄉不數年間其業逾大擬于素封其稱于閭里又若達公云吾爲令長城外甥王夢元來省前年冬嘗爲余乞翁爲壽之文至是復來請曰此翁里人之志也翁今年六十有三今于六十則已過于七十則方來里人祝翁之壽自六十以至于百歲每一紀則爲大會蓋六十其始也故請記其始而追書之余爲述翁之德比于連處士而媿無歐陽子之文然歐公特述處士之行于身後處士不知也予稱翁之善以祝其壽使爲善者自喜且亦無用求知于後世之人而以與其鄉人子弟飲酒笑樂同聲唱和稱其爲善人而祝其壽不愈于歐陽子之稱連處士乎翁家在澱山湖余數泛湖中嘗望見之而不獲一造今長城瀕太湖望翁家可信宿而至也方爲吏事所拘東望能不悵然矣乎

錢一齋七十壽序

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在京師而吾邑一齋錢翁適至錢氏有名籍在薊州其子德彝爲京學諸生而翁年七十以十二月十六日誕辰將告歸以召其親戚鄉黨而請余文爲讌序初翁遊京師最久輕裝却僣從騎行往返常不及二十日翁以太學生遊顧文康公之門公甚親信之而爲人謹厚不泄不因氣勢有所私利人以緩急告卽未嘗不盡心爲之排難解紛始以選調旗手衛經歷捧部檄出使會同時出使者例貶官而翁當之河西不欲行遂自劾去及文康公歿而翁自是少至京矣獨今歲一至而騎馬陸行馳驟如飛人見之殊不類七十歲人也人才如翁使之當事真可任宰相知人不謬今老而康強其壽未可旣吾邑人才如翁後來豈易得哉或曰錢氏世有壽考蓋以爲陰德所致翁祖贛州文學壽八十四父春林君壽八十二里人稱贛州嘗攝守事活死囚四十餘人一道士被釋以金爲謝贛州却之道士園有竹千竿截其尤巨者爲爐旦夕焚香禱祝臨行以爲贈今錢氏竹爐猶存余今觀翁之壽必能過於前人而果以爲有陰德其世當有興者翁尚能及見之

夢雲沈先生六十壽序

淞江之上有隱君子曰夢雲先生沈氏其達生適嗜
玩世不羈之士乎友人朱君某以先生六十來徵文
爲壽竊承下風久矣蠹食穹壤敢妄意少裨益於生
人雖有身而不自知惜也聞先生出入三世之書及
今而腎藏不衰骨體堅壯殆必得之深者願因而請
質焉天以六氣臨地地以五位承天應天之氣者五
歲兩右遷應地之氣者六朞而環會五六相合而七
百二十氣爲一紀倍之而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
爲一周是非先生之年即周而復始如環無端天地
自然之運也是胡天地之運無終窮而吾人壽敝天
地者未之見耶豈不以天氣也無形也地形也無情
也即天地而較之地滯於形已不能與天並其久况
有情之物與天地較耶氣有盈縮形有盛衰天地之
運不長得其平况滋蕃而育乎其間者顧悉得其冲
不觸其乖耶脉法曰天之變無以脉診謂其順相
承也循環以相生逆相勝也循環以相救不能不勝
未有勝而不復勝復之作不形于診也是故天地之
運悠久而無疆耶人之有形也不盡值其氣之冲五
藏之氣乘之出而喜怒思憂恐之情不能一一中其

節其相勝之氣又安能如天地之相救而能復耶是故周而復始如環無端者其天耶由八歲而八八浸實而浸虛者其人耶人不得與天地並不可並者陰陽之體耶可並者變化之用耶變化之為用在天為元元生神在地為化化生五味在人為道道生智善攝其生者殆所謂以道而神御者耶抑有餘不翼於勝助不及不贊其復喜怒思憂恐一而莫之能亂天之勝也其復以天人之勝也其復以人復以人人亦天也上古之真人與太極同質而無蔽豈誰我耶先生之從子果從余遊稱先生骨清而神朗意豁而氣和行其胸襟不與世縛少年嘗遇異人於月下恍然覺悟物外烟霞之想寤寐尚其依依果爾先生之養非人所能窺其壽亦非人間之數可得而計奚一再周之足云耶經曰善言人者必有徵於己先生之濟物博矣將無於其身而徵之耶將無於其身而徵之耶

碧巖戴翁七十壽序

人之情皆有樂與不樂二者因所遭而異又有不然者則繫乎其人其人能自適即其樂恆然雖有所不樂不能易也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唐之俗
其人安于不樂故欲其樂終不可得也東門之粉宛
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陳之俗其人安于樂故
欲其不樂終不可得也夫以憂深思遠儉而有禮爲
有堯之風視幽公之荒淫棄業亟會歌舞固不可同
日而語然世之君子姑舍此而論吾人生世誠無幾
獨戚戚不自聊乃非所以順性命之情故雖唐之儉
君子譏焉古有莊周之徒常思自放于天壤之間以
爲達彼誠有見謂當世之事一切皆中吾之心吾以
有爲應之雖百年之內足以有所成則吾亦可以少
自苦而庶幾所至有涯而不辭也今以人之身涉于
無涯之中極一世之心力終不能有所覲則亦何苦
役役舍吾之可樂以易彼哉且天地日月風雲山水
四時花鳥稻梁醴膳宮室筦簟父子昆弟夫婦朋友
人之生有此耳能自樂者其人之生常以百歲能常
乎人之數百歲以其于天地獨見其高厚日月獨見
其昭朗風雲山水獨見其變態四時花鳥獨見其靚
麗稻梁醴膳獨知其味宮室筦簟獨知其安父子昆
弟夫婦朋友獨知其有情彼不樂者百年之內惛惛
罔罔而又何知哉余少時有志于古豪傑之士常欲

黽勉以立一世之功既老不遇時始益悟人世之倏忽卽年少得志躡取卿相之位至于今日亦不必能以有所立卓然如古之人者其摧敗必且爲世之所指議予亦何羨哉予鄉碧巖戴翁少而知樂至老飲酒虞戲如一日余意翁之觀天地日月風雲山水四時花鳥稻梁醴膳宮室筦簞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必有異乎人者也于是翁年七十縣中諸進士與其子與政同事者皆往從翁飲酒甚樂請予文序之噫諸君子從翁一日樂也然且有當世之憂安能以余言爲然姑爲之序之

杜翁七十壽序

杜翁居郡城中敦尚禮義教其子讀書數延名賢與之遊處三子皆自刻勵爲學官弟子予友陳子行嘗館於其家是子行試南畿爲首選一時之人爭詣子行之門求爲弟子恐不能得獨杜翁乃能延致其家子行見予數稱其賢而子行之兄子達讀書南禪寺中性剛直於人少所往來獨與翁父子親善其見子稱翁之賢如子行也予未識杜翁往歲與子達同赴南宮從郡中行過杜氏之門少憩焉已謝其主人而去子達乃告予此向所稱杜氏者也而子達不先

言翁竟亦不知予然予於陳氏兄弟得翁之爲人悉矣今年翁七十時子達尚寓南禪寺數見翁之子言翁以五月日爲其誕辰求一言以爲壽而予於子達不能辭也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夏后氏以饗殷人以食凡老者所宜得在於安與飲食之而已杜氏之奉養無闕而三子恂恂不違其志此非所謂燕而能饗與食者乎記又曰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老而傳者何也人生自少壯皆求所以自樹立至於七十無可爲矣而必有可傳者翁以詩書禮義貽其子非其可傳者乎夫年至七十古人以爲難而人子之心孰無壽考萬年之祝然無可傳不能無媿於其父無燕與饗食之不能無媿於其子兼是二者此子達之所以爲杜氏賀也

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

昔我歸氏自工部尚書而下累葉榮貴迄於唐亡吳中相傳謂之著姓今郡城西有歸王墓云宋湖州判官以來益微不振以宗強爲鄉里所服而已素節翁當洪武時避難携妻子轉走巴黔之間所至有神人擁護相導之得以無死人以吾歸氏爲神明之胄世當有興者然至今未之見也素節翁有七子吾曾王

父爲世嫡曾孫而存默翁寔曾王父再從弟之子也始素節置別業于縣東南三十里所吳淞江之上地名綠葭浜時諸子弟以宮室裘馬馳騁縣中而季氏獨分居綠葭浜以耕田爲業迨今五六十年間吾王父歷歷能保其故廬延詩書一綫之緒如百圍之木本幹特存而枝葉向盡無復昔者之扶疎而七子之宗存者無幾矣今吾存默翁獨能自持于艱難困阨之餘異時季氏之宗與翁聚居者目所及見猶有十餘人唯翁一人在耳是十餘人之中而得翁一人也若七宗之子孫則數百人惟翁一人在耳是數百人之中而得翁一人也豈不可貴而可賢哉有光自惟年八九歲時聞故鄰盧兗州家有譜系遺訓而曾王父先計偕在京師時館閣諸老如宜興徐文靖公長沙李文正公同郡吳文定公王文恪公所爲文章甚衆後遂獲序次歸氏族譜顧今垂老不遇于世無以庇其九族有葛藟之感見吾存默翁不能不爲之喜也素節翁至吾王父皆年近百歲則壽自吾家所有于存默翁無容祝禱之矣

高州太守欽君壽詩序

高州太守致仕欽君與余嘗同試建康嘉靖十九年

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君爲順天府貢士而余貢應天是時吾郡登南榜者
士二十七人而北榜惟君一人報至遂爲二十八人
一時以二十八宿擬之故事兩京同歲薦者亦爲同
年而君登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選爲都水主事三十
二年分司隘船牖余自京師下第過之懽然有故人
之情其後君遷虞衡郎及出守高州致仕家居余家
去郡城一舍而近然余少入城市遂隔絕不相知以
爲君猶在高州也四十年余在京師君之子止信懋
孚方遊太學數過余云君是歲年六十求朝貴詩聯
爲大卷將歸爲壽請余序之余許之而未果今年余
方試南宮懋孚來過爲言夢余登第而余果得第夫
以一第不足爲重而懋孚別三年矣非其意之所及
又前歲不夢而夢今歲人之出處非偶然者亦豈以
君同年之情感於夢寐者如此會懋孚復以前序爲
請夫君之子靳余第於夢寐之間而余靳爲壽君於
詞章之末以爲非人情因遂書之而嘆君之徜徉自
恣於世外而余之馳騫而不知止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三

崑山後學徐元文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四
 壽序
 吾崑山僻在東海之濱為吳下邑而山區水聚天地
 之精氣蜿蜒廻薄而會于此故士之登朝著躋膺仕
 者常倍於他州至於耆艾長年履期願之福閭巷之
 老閨門之女子多有之嘉靖癸丑甲寅之歲間以七
 十稱慶者數十家以仕宦過家為其親七十壽者亦
 不下三數家世稱七十古所稀况於富貴壽考兼之
 而在於吾邑如是者相望豈非一時之盛哉朱君恭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四

壽序

朱母孫太孺人壽序
 吾崑山僻在東海之濱為吳下邑而山區水聚天地
 之精氣蜿蜒廻薄而會于此故士之登朝著躋膺仕
 者常倍於他州至於耆艾長年履期願之福閭巷之
 老閨門之女子多有之嘉靖癸丑甲寅之歲間以七
 十稱慶者數十家以仕宦過家為其親七十壽者亦
 不下三數家世稱七十古所稀况於富貴壽考兼之
 而在於吾邑如是者相望豈非一時之盛哉朱君恭

之以進士起家爲浮梁令之三年上計京師天子擢爲尚書冬官郎將赴南都浮江東下來省其母於是士大夫循鄉俗之禮如前數十家之爲賀者又以恭之仕宦而歸太孺人年又七十也賀尤不可以後雖然予以恭之官南都於其家不越五百里畿甸之內昔之人所欲乞鄉郡以便養而有不能得者恭之不求而得之此所尤宜賀者夫士以其身爲國而使必也有好于而家用其人力而忍絕其私耶古者卿大夫皆仕於封內銜使命于四方則有越境之行

然亦不踰時而復而不遑將毋先王所以恤之者至矣今海內爲一仕而去其父母妻子宦轍所至窮日月之出入於是乎奪其私以爲國有不能於兩得之者今恭之將行矣所以壽太孺人者非特一時鄉里之榮而已去而之南都風土之樂猶吾邑也膳羞被服宴飲之奉猶吾邑也南都之士大夫來爲壽者猶吾邑也恭之可謂兩得之也使天下之士仕於內外皆如恭之是所謂各適其性而無復行葦裳裳者華之思矣以孝爲忠孰能禦之哉孰能禦之哉

顧母陸太孺人七十壽序

凡士之讀書應舉以登進士爲榮其登進士服官受
采以銜■天子命過鄉閭壽其親而姻戚賓友迎延
滿堂口爲供具飲酒歡宴爲樂此今之所誇以爲富
貴者盡世俗以然顧子行於是得之而尤有異者始
子行之先君事■武皇帝爲刑科給事中是時佞寵
盈朝■天子日從趙李之徒不復御椒寢而前星未
耀公疏論其事及■今皇帝嗣服首進八疏以贊新
治其疏在史館宜有之公之爲給事也先亦由進士
爲行人蓋去君之時今幾三十年子行復起進士爲
行人過家而鄉里姻戚賓友彷彿見其先人時事有

下淚者而太孺人石事給事給事爲諸生以及於貴
顯中更艱苦辛勤矣蓋又三十年而復見其子如其
夫之貴此其所以爲尤異者顧氏世家海上公乃徙
崑山之南垂墩浦之上而公之族稍稍從以來散居
浦之東西而公與其從父兄一時並爲黃門氣勢翕
赫終不少藉以陵轢其里人是時公在京師太孺人
獨以舅姑老不能從留養之其後太孺人寡居獨持
門戶矣伯子子繩讀書入太學而子行最少兄弟恂
恂友愛無彼我之間蓋太孺人之爲教者如此昔歐
陽公爲許氏園記以爲許君以制置七十二州之有

餘治數畝之地爲園不足以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唯許氏之孝弟著於三世矣海陵之人過之未嘗不愛其人也則夫前之所云亦夫人遭際之適爾不足以爲異唯太孺人之懿德施於子行之兄弟所謂駢枝連理同巢共乳之瑞於此見之而富貴壽考康寧之福歸於太孺人者將未艾也太孺人二子一女爲今進士沈君子善之配其外孫堯俞從予游以十月二十七日爲其誕辰來徵予文爲壽予爲序之如此云

張母太安人壽序

張母太安人之寡居也其子秋官尚書郎甫七歲家甚貧不能自存太安人辟苧以爲食旦遣就傅夜則躬自督誦母子共燈火熒熒徹曉太安人苧獨精售輒倍價太安人亦自喜爲之常辟苧無晝夜寒暑以一女子持門戶備歷百艱如是者幾年秋官舉進士爲主事幾年有太安人之誥又幾年致仕歸養于家又幾年爲嘉靖二十年太安人年八十矣於是膺命秩又得其子之侍養甘脆之珍華綺之飾無弗致者鄉里以爲榮而太安人敝衣厲食辟苧自若也秋官有小過詬責之如年少時談者以太安人可以附于

古之列女太安人初度之辰鄉進士鄔克忠輩二十餘人如張氏舉觴爲壽相與誦太安人之美因及其所以爲壽之說有光聞之古之善養生者務尊其生而勿撓之時其興居之節適其奉養之宜而內不傷其七情之和若處子嬰兒然故得全其天年不中道夭也太安人之所以勞其生者去其養生之說遠矣其艱辛彌甚其得數彌長莊周所謂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太安人之謂也古者尊老非直尊其年而已有德焉若太安人者可以壽矣

馮宜人

十壽序

予母家在吳淞江甯千墩浦之內浦上民居數百家有寺曰延福中有梁天監時所建浮圖矗立至雲表常在數里外往來望見之健爲太守陳君德振家其下予年數歲時從舅氏過其家則君之先大夫尚少壯使二童子延予坐童子者今亦不能記其爲何人矣時君尚縣學生亡何遂鄉進士而君之母太宜人寔先妣之姑也故予與君每見必執甥舅之禮庚戌之歲同試南宮君以病臥逆旅不能入試予時時候之及予南還君謁選天官時冢宰夏公試君第二擢守嘉定州嘉古健爲郡有峨眉之勝於今天下州稱

一二夏公奇君之文故處以是州云欲以變蜀之文體君果能以自見未暮歲有治聲于蜀中而以外艱還不究其用免喪方上道遽疾作長逝今忽忽已五六年矣而君之婿張應仕以宜人之壽請序於予顧念今昔有不能不慨然者矣然有可以爲賀者宜人從君起田畝早歲見夫君取高第雖蹇阨于南宮垂三十年晚以知遇釋褐得守名州往返蜀道涉岷江經巴塘宜人嘗從得見天下名勝蓋吾之邑貴顯者多矣身歿未幾以藏鏹叢怨妻子乞哀於道旁君之取於利則薄矣而以壽考康寧貽于宜人以及于子孫者何可窮也予亦宜人之甥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陸母繆孺人壽序

繆孺人爲指揮使陸長卿之室長卿者故冢宰水村公之母弟也昔寧藩之亂事連冢宰長卿與母太夫人皆歿於京師孺人無錫人也歸長卿未幾而遭家難時年二十有四迄今嘉靖三十有六年於是年已六十其孫婿嚴生垂慶與余家有姻來請其壽之文余謂爲壽者不過致其禱祝之辭則爾之所能言謂若飲食燕飲婚姻子姓會聚之盛則陸氏之所自有至于女子之行不出於閨門將取其常事列之亦非

文之所取又何用于余言乎雖然余聞繆孺人遭家多難盛年寡居著栢舟之節終温且惠淑慎其身燕燕之所美也及爾顛覆旣生旣育谷風之所嘆也子所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瘞曰予未有室家鴟鴞之所怨也此固陸氏子所宜述者以此爲孺人壽其可乎冢宰以書生起家至通顯嘗將百萬兵自山東追巨盜過江殲之于狼山師還過吳所將天下精兵皆在吳門鄉人縱觀嘆息長老至今傳之及掌銓衡凡十年士大夫輻輳其門常是時長卿負其兄勢甚赫奕也一旦擬危禍路不測之淵賴天子明聖終保全其家然 郊寒林巨木更嚴霜之後生意幾盡矣物盛而衰衰入而復此天道之常冢宰詩書之澤尚綿綿不絕今三十餘年子孫必有能復其始者孺人當及見之陸氏子曰丕者余從祖姑之夫曰欽若恒若者皆余姻友也生其并以余言示之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序

予友鄭君伯魯少遊莊渠甘泉二先生之門晚與唐以德爲友居於郡城士大夫皆崇尚之今年十二月某日奉其母太夫人唐氏爲八十之壽予與伯魯同爲魏氏諸倩內家諸弟多從伯魯學者於是濬甫來

請余爲太夫人壽序蓋唐氏長洲望族而鄭自華原
王以來數百年爲簪纓世家予以魏氏之連常有女
婢往來數能道太夫人之德而伯魯循循學道日致
孝養有人子之所難者世俗之所慕艷惟一時之輝
華顯奕而家門之內多有虧敗其於所得於天之數
往往不能以全而鄭之和氣獨鍾萃於一門蓋伯魯
之尊人與太夫人皆高年在堂伯魯夫婦偕老今年
六十而其子已有孫於是鄭氏五世矣父母夫婦况
弟子孫皆全天倫之樂求之於世蓋無有也以伯魯
之才使之用於世可以致顯仕爲不難顧以拙於時
而獨重於鄉里之間然豈以此易彼哉予賦命窮獨
伯魯之所有無一全者如溺者於岸上之人飲酒嘯
歌舉首望之何以爲情故於濬甫之請非敢爲賀書
所見而已是爲序

張母王孺人壽序

上海張莊懿公之孫繩武其室曰王孺人能以孝慈
儉勤成其家教諸子皆已有立而次子仲謙亦旣舉
於鄉矣今年孺人六十以某月日爲其設悅之辰其
外弟秦君光甫將往爲壽而請序於予蓋孺人于光
甫爲其舅之子而莊懿公之子婦爲尚書旅溪朱公

之女實孺人之姑而光甫之姑子也孺人姑婦於光甫皆爲女兄以重親故比他族尤懽光甫嘗有家難親舊稍自引去孺人恩卹之不異平時光甫是以不能忘及仲謙光甫皆試春官又相愛也秦氏崑山名族然光甫乃上海來徙去孺人之居百里而遙而時節間遺慶卹未嘗乏絕夫古稱睦於父母之黨以爲孝而教民以三物有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其不能者刑以糾之而不糾之刑與不孝同尚書九族之稱爾雅三黨之號親鄰之義同歸於厚焉天下之勢常自近而遠而君子以厚道教天下每由其遠以思其近故族兄弟之別非一本之父道則其始一人而已外兄弟之別非一本之母道則其始亦一人而已先王教天下以孝而忍自貽其薄乎故君子觀孺人之施于秦氏而可以知其家風松江去吾邑不遠然豈所謂百里而不共俗者歟吾蓋有歎焉今少保徐公之夫人旅溪公之外孫女也光甫之往京師夫人執甥舅之禮甚恭以此知兩尚書故家之遺風如此光甫之往爲壽也宜有萬世景福之祝而予獨著二姓往來之好本孺人之厚德蓋序其所以然者當如此云

王黎獻母楊氏七十壽序

聞之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古之君子脩其孝弟內以事其親外以友於鄉人其心一而已矣吾以其所以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人以其所以友於吾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蓋至於今之世先王之禮無復有存者矣而末俗之所尚相與爲壽以爲能孝愛其親古無有也雖然壽人之親者豈非所謂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歟壽吾之親者豈非所謂人以其友於我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歟古有養老之政退脩之以孝養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能入孝出弟民知入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教成今世所謂爲壽者若禮然而不容已推是心也豈不能修其孝養歟羅氏之獻鳩司徒之保息行葦之忠厚豈不由此而出歟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古豈異於今歟王黎獻之母七十而爲壽其與之友者之壽之也而問於子曰今世之所行若是也合於禮乎予是以論之如此黎獻菽水以養能得其母之懽心而母亦能成其子之志令與邑中賢豪遊門外多長者車轍時時爲具飲食有陶母截髮之風蓋與之友者之稱之如此其壽以戊申十一月朔孺人之誕辰進觴

於黎獻之家者若而人壽黎獻之母如壽其母也其爲黎獻之友者如此噫可以觀古之教矣於是乎書

沈母邱氏七十序

吾觀於古者王教脩明內外順治閨門之事皆可歌咏而傳道之有如執懿筐治絲絳抱衾裯星爛而起春日微行登岡阜而采卷耳遵水墳而伐條枚此婦人女子之常而事之至微者矣然而幽閒貞靜之德隱然寓于其間而足以章明王者之化是後女子之於史傳罕可紀述必其感慨激發非平常之行乃能垂芳烈著美名於後世不獨三王之治不復見抑亦

後之人喜興而忽其常也予友沈伯庸之母邱碩人平生不出閨之宮辛勤拮据俛首於女紅者今七十年固夫人之所謂平常之行吾不能求夫赫赫者以稱碩人然推其道而充之豈非所謂盛德而王者之化其何以過於此予於碩人之行要未能悉而獨與伯庸交伯庸偉然直諒君子知其有賢母也伯庸抱奇久不遇於世予與方思曾皆伯庸之友又皆不遇則嘗以相憐旣而同舉於鄉則又以相慰自是人者有喜事恒相慶也碩人於九月某日誕辰思曾告予相率隨伯庸以拜於其家予於是爲之敘以道

碩人之所以賢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于敬之所欲言者而于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弈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遷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熒熒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頽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陳母倪碩人壽序

嘉靖十四年予讀書邑之馬鞍山陳君仲德爲之主
人其待予有禮所謂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惕
者避竈陳氏有焉予嘗媿之當是時陳君家饒財兄
弟相友愛公私之事悉力無所推避嘗所推於其弟
者千金不惜也推本其故蓋其內之賢有以致之如
此明年予應貢入太學遊兩京過齊魯燕趙之郊所
至必問其風俗而與其地之人遊然後而知山野敦
朴之老如君者爲可思也蓋其文愈盛其實愈衰所
行愈遠而所見愈不足雖然退而返其鄉猶是也豈
其數十年之風俗之變耶抑其人之孝友重義皆
不如陳氏耶抑陳氏之內之賢者果有以異於人耶
先是陳君兄亦以謝世獨二母與諸子居而陳君
之室倪氏於年七十其子太學生簡卽從予馬鞍
山者也來請予文以爲母壽予思陳氏之厚求之於
今而不可得而簡之母與陳君同起家能相夫以成
其友愛而致其和樂非其內之賢者耶今數十年來
吳民困於橫暴之誅求富家豪戶往往罄然而陳氏
之力有不迨於其先人者然其母之賢與簡之恂恂
孝謹不隨俗而變者是其所以爲家之肥者也昔予

主陳君雖稱其厚而亦厭其積貯之爲累使遂刊落而俾其子一意於詩書之好而從事於清遠閒淡之中簡之學當日有得矣雖然至今而可也古者養老之禮燕飲之節莫不有孝弟仁義之道於其間非徒飲酒獻饌而已故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吾觀簡也學日至於近而異於世俗之所爲壽其親者於是乎可以書矣

朱碩人壽序

朱碩人爲尚書旅溪之女張莊懿公之孫婦碩人生長富貴父舅並爲六卿兩族光顯矣旣而與其子太

學君客京師又得今少保徐公爲之子婿而女封至一品夫人碩人旣已承藉貴盛及其季年又發祥於其女子而往者其孫仲謙復舉於鄉今年躋八十少保與夫人間遺餽贈歲月有加鄉人是以榮之余友秦進士光甫之姑旅溪尚書之夫人也碩人于光甫爲女兒先是光甫之先人嘗以誚誤幾毀其家親族往往棄去而碩人恩勤備至故光甫每稱碩人之德其于仁孝藹然也光甫又言碩人在公卿家不能爲閭巷女子治生織嗇之事獨其平生莊靜推其孝慈以洽於九族豈非所謂盛德者耶由此言之人之居

富貴能享之終始不替也非獨天命亦其盛德有以當之也世謂婦人以能治生爲賢然如先王之教亦使足以供婦事而已若如巴寡婦蜀卓氏之徒直貨殖之流何足道哉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車又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可以想后妃夫人幽閒貞靜之容矣歲之某月日碩人幽誕之辰光甫來徵余文以爲壽昔少保嘗家居或以余文相示特謬加獎誘以爲可與進於古人今踰一紀余落然無所遇而公方在日月之際使人有異世知己之歎因光甫論碩人事益知公內德之助昔詩與春秋稱公侯夫人必言姬姜其原本於碩人尤不誣云

朱君顧孺人雙壽序

朱君官於閩者三年壽六十而其內顧孺人先君一年生其子上舍某縣學生某欲爲孺人六十壽而不敢先也遲之以俟今年而徵予爲其夫婦雙壽序以致之於閩吾鄉之俗五十而稱壽自是率加十年而爲壽凡壽之禮其饋贈燕飫必豐又徵其學士之文詞詩歌傾其國之人無不至者此固居於其鄉者之宜若夫仕則有王事焉且又不當以稱老固宜無及

於此矣然古之君子在位而能宜其人民則百姓歌
思而祝頌之不獨贊其令德愷悌必所以壽考而黃
耇眉壽之形容想見於車馬衣裘之間可謂盛矣由
此言之仕而爲壽尤宜也吳與東甌在三代時賓於
蠻夷吳有太伯虞仲之風其後頗與中國之會盟至
秦已爲郡縣而閩懸隔東海元鼎間橫海樓船兩將
軍軍出武林白沙石邪始建東粵迄今數千年俱爲
天子內地文物之盛無異鄒魯凡閩人之仕於吳與
吳人之仕於閩猶東西州也君優游臺幕非有民社
之責而妻子兄弟懽然以官爲家歲時飲酒上壽如
不出里閭之間豈不真可賀哉抑君之政事足以宜
其人民而紀於閩之士大夫者閩之人皆知之無俟
於余言也獨惟君與孺人家世令族君爲大家宰王
峯公之從弟孺人爲侍御之子而太保文康公之從
子弘治間吾邑毛文簡公與冢宰公相繼魁天下間
二科而文康公又魁天下崑山小邑數年間掄魁繼
出■孝宗皇帝當宁嗟異至以吾邑里俗之識傳于
宮中更歷兩朝三公皆位台鼎而冢宰以厚德元老
至今巋然爲鄉邦之望朱顧世爲婚姻而其子弟之
才俊與其女子之賢此尤足以誇於閩之人矣於是

乎書

徐氏雙壽序

天下承平以法制抑折豪傑之氣及其久也剗磨殆盡靡靡然無復能任事之人一旦求其材智勇力之士遂至無一人出以應之是非天下之乏材由所以養之馭之不以其道也予少識徐輔卿嘗學禮於予友方思曾思曾亟稱之然而未嘗言輔卿之材也數年以來輔卿爲博士弟子而居於郡城吳中士大夫皆稱輔卿而慕與之交至於御史及郡太守嘗欲求民之疾苦必進輔卿而與之言無不當其心則吳民往往陰受輔卿之賜而不知者矣而或以爲士之家食未獲進用宜無事於此此言一出非所以待天下之才而務以抑折其氣如輔卿者要爲有用於世而不可少也輔卿家居長者日過其門又能以其餘力治生費用益饒故奉養其親甚歡凡爲士者汲汲惟其父母之祿養爲念雖其父母皆然輔卿未仕而鄉里蓋以爲愈於祿養之榮且安也其賢於人遠矣可不謂之才乎况將來之富貴方迫之而不可却也於是友人王萬全與邑中之素善輔卿者來請予文爲壽予謂其親之饗有賢子而獲壽考以保其福祿者

將必有厚德闕而莫能知也而獨於其子之顯著於人者序之云

周氏雙壽序

古者親愛其人必欲其久生欲其久生故致其頌禱之意詩三百篇以壽爲言者多矣古有上壽有祝壽有爲壽蓋無非致其親愛之意非必施於高年首老之人惟古之養老之禮甚備未嘗有於其生辰而爲壽者蓋自今世浸以成俗子孫以是爲隆禮而姻婚黨友以是爲好問去於古則遠矣雖然人之愛其親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愛者無不爲也敬其親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敬者無不爲也愛敬其親亦愛敬人之親則凡可以愛敬人之親者無不爲也今之爲壽者其進是歟周君良佐循理率力共庶士之職厥配朱姥慈儉溫良服姆姻之教邑里稱之久矣今年六十而爲壽其父母之慈也其子之孝也其婚姻黨友之恭敬也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亦所謂有其舉之莫可廢者乎君之子才嘗識余於太學而余友顧文載予爲黨友者故往爲壽而屬余序之云

王氏壽宴序

震川先生集卷十四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
月日諸子姓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來祝者若
千人三世之交游來祝者若干人皆願碩人之壽自
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願天下太平雨暘時若歲以有
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娛碩人之老又願
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本朝二
百年生育之恩碩人及見其榮也祝已其子有功有
親退而與諸賓爲宴少長詵詵以獻以酬既醉既飫
咸相謂以爲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予案王氏居
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檜老栝蒼然鬱
然尚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聚
惟王氏居之無他族晉有王豫修先生修身潔行將
及於仕而蚤世生平惟以忠孝大節自許崑山人至
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爲隱德君子碩人其配
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條起條仆常不一二世
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誥雖時移事易稍稍侵
削而亦不至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至於
易其業碩人俯仰八十年間顧盼於興廢之際維持
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廼爲碩人祝者前之
詞則旣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良士堂壽讌序

昔吾外曾祖居縣南吳淞江之千墩浦生吾外祖兄弟四人世有惇德而家最爲饒高閣大第相望吳淞江之上外祖于兄弟中最少而伯祖之子孫往往有入太學仕州縣者然在正德之末並以賦役所困幾至流徙而澱山公以伯祖之叔子中憲公之仲子適以其時舉進士而吾外氏幾墜而復大振蓋自澱山湖以北吳淞江以南數百年無顯者而鍾于是吾外曾祖四子而孟氏之支獨盛從舅中憲公及晏恭人

生受誥封光寵矣公自郎署守列郡進陟藩臬駐節南海叅政中州起書生不二十年至大藩可謂榮貴矣負用世之才不苟隨流俗年且未艾謝事以歸卜遷山居闢園圃蒔花竹可謂樂志矣吾外祖雖生長國家隆盛之時迨于季年亦遭彫瘵之會而公兄弟蒙賴恩澤家獲洽裕耕田讀書之外力政不過其門而諸子誥誥有榮進之望吾外祖時殆不能及也明年嘉靖乙丑當甲子一週而王恭人亦與之同年生乃以正月八日公降生之辰長兄淞南與弟子嘉子材爲讌會而自喜其家之有此慶也使余序之余少依倚外家爲諸舅所憐公又束髮相慕尚顧無以當

外氏之宅相而公能昌大其家恭人並受榮祉被服
祁祁又亡妻南戴之族也余亦何情以為辭而淞南
之命不可虛且以歲暮遐征不及預于讌會之未得
以文獻獲置俎豆之間與有榮焉良士堂者制詞中
褒稱憲公之語今取以名所居之新堂也
抄本作吳橋周

氏壽讌序與此文小異今從常熟本

秋氏壽讌序十卷平衣畫洲卷之會而公

嘉靖甲辰予友狄尚文試于禮部既落第欲隨祿仕
留京者踰月然非其志也又且暮念其親竟拂衣
以歸時東明君年已六十矣尚文拜于堂下願諸弟

而喜曰吾不能進取以為父母榮就令進而有得焉
當在數十里之外寧能為一日之懽乎是歲十月前
晦一月初度之辰尚文率其弟稽首上壽鋪筵几備
揖讓曰吾賓客不欲多唯知游而已脂膏滌澹不能
具惟觴酒豆肉而已於是會者不過數人酒不過數
行賓主忻忻懽笑竟日此可以為儒雅之會矣昔者
孔子之于禮蓋盡心焉蜡祭之小也射藝之末也鄉
飲酒一鄉之禮也聖人無所不用其觀也生辰為壽
之儀不出於古亦足以寓養老教學之道而俗以誇
謝競于富貴文至而實不足狄氏之為壽異於世之

爲者其可以觀也於是乎書

唐令人壽詩序

吳俗重生辰每及期親黨咸集置酒高會以爲樂然惟富貴之家爲盛南雲子爲其內唐令人之壽乃多貴人長者皆造其廬自大司寇周公以下悉有贈章摛詞數篇燦然盈室所以得此必有由然也南雲子初嘗有名于學宮矣以跌宕自罷去嘗饒于貲矣以不事生產傾其有乃優游林壤嘯歌自適日求其所以樂則又於歲時伏臘之外爲此會不戚戚于所遇而又及時以自娛可謂難得者也南雲子稱令人之

賢極口至不容道觀

南雲子于外則令人之稱其內

者可知矣南雲子又不嫌于自稱也昔林類百歲被裘拾穗而行歌不輟日以無妻子爲樂孔子不能難也雖然彼蓋自解云耳使又得百歲妻與之並而歌于畦也不尤樂乎令人初夏得病阡危南雲禱于神夜夢菱花瓦盤初得其一已又得其一合之宛然成對令人病果愈南雲子是以愈喜令人年六十凡贈詩若干卷是爲序

嘗菴邵氏壽詩序

王對之門外長安中以某月某日長洲邵守中年六十矣事其祖母有李令伯之風爲

人敦樸無城市浮靡之習三子鏞錫鉞皆游郡膠錫嘗游于兵備憲副王侯之門於是守中以某月某日生辰王侯以詩祝之自是聞而和之者繼踵諸子謀壽之梓而鏞來過予婁江之上俾予序諸首夫憲使以外臺之重秉節治戎體統尊嚴矣王侯爲郡守已能崇尚文雅接引士類以故郡中俊又多集其門其爲人好自脩飾至其尊禮賢士夫輒能忘其貴賤之分旣陟憲司能不改其素其施於守中鄉里布衣如平交此其尤難得者也吳爲名郡前守有稱於史籍風流儒雅如韋應物白居易之徒邈不可及矣國朝江夏魏杞山脩養老之禮鄉飲旣畢躬自餞送郭門之外安陸姚克一尊禮巖穴每却騎從造士衡門近天水胡世甫以詩文集諸郡士隆下交之禮此其班班可稱者自餘真所謂陞戟而進旁車而趨涉之王沉沉者矣今日之所見若太原何可得哉抑中能得到此於侯亦其有以致之宜諸子以爲寵而傳之也是爲序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四

開平後學董正位訂

子新卽位施恩近臣得蒙恩僕知其子之達而太夫人
人其爲安人先生喜不自勝因頗道其家世之詳俾
子序之以爲子之志也僕不敏不敏蓋自以天下
子加恩臣下而進侍從故恩澤州縣之官不得與
焉人子爲親之心必足爲善會是年建儲以下先大
夫又再贈爲繕部亦如先生之官而太夫人爲宜人
則雖以爲之位不遜而亦被曠蕩之恩因念先生
所以見屬者欲爲序之適有邢州之役於是復見先
生於清涼出其所爲綸寵延光圖者士大夫歌而咏
之且成絳袞矣先生在太僕爲京朝官於例得贈封
爲易然爲京朝官者常以不待滿壘夫或不得封而
先生之如受勅命也以登極詔二年而受誥命也
以建儲詔故先大夫與太夫人二年中再受贈封云
於是先生之喜倍於前余遂敢爲之序者蓋以向隅
之人亦與於滿堂之笑是以樂爲先生道之先生廬
江之六人咎繇之後封國於此然有咎繇冢在焉意
必其始所生之地故其後以封自唐虞以來上下數

千年豈無異人生其間而不著英王輔漢摧楚而不
終自後寥寥矣今先生崛起始知六之有人而先大
夫之潛德亦因之有聞於世也日垂名竹帛又不但
為今之圖而已也

震川先

生集卷之十四

開平後學董正位訂

